

# 太行秋歌

郭亚舒

当第一缕凉风亲切地拂过太行山广袤的大地,秋,突然变成了优雅画家,握着细腻画笔,蘸着色彩斑斓的颜料,开始精心描绘这一季绚丽多彩的盛景——太行之秋。

清晨,推开窗户,清新凉爽的气息,丝丝缕缕地涌入房间,仿佛是在倾诉着秋季的到来。举目远眺,天空湛蓝如宝石,深邃而清澈,洁白的云朵如同刚出炉的棉花糖,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,时而聚集成群,时而慢慢散开。

漫步公园,脚下的小径铺满了金黄色的落叶,宛如一条金色地毯,踏上去,发出“沙沙沙”清脆的响声,仿佛是落叶在吟诵着秋的挽歌。路两旁的树木,像大自然孕育出来的调色

板,树叶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色彩,红的似火、黄的如金、绿的还透着夏天的余韵,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。枫叶在秋风中摇曳生姿,那鲜艳的红色,仿佛是秋天的热情在燃烧,引来无数人驻足欣赏,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美丽的瞬间。

湖水在秋风的亲吻下,泛起了层层涟漪,阳光洒在水面上,波光粼粼、如梦如幻。岸边的垂柳,依然保持一抹淡淡的翠绿。偶尔也有几片衰老的叶子被秋风剪落,让人们觉得秋天的脚步飞快。湖中的荷叶大多数已经凋零,枯萎的叶子漂浮在水面上,别有一番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诗意。偶尔有几条小鱼在荷花穿梭嬉戏,为这宁静的湖面增添了几分灵动

气息。

太行山的秋天,是丰收的季节。田野里,那金黄色的谷浪,此起彼伏,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。饱满的谷穗,垂下了沉甸甸的头,向人们点头示意,展示着丰收的喜悦。农民们在田野里穿梭着,他们忙碌的身影绘制出秋日里最美的风景。果园里,红彤彤的苹果挂满了枝头,宛如一颗颗小红灯笼;红黄色的苹果梨,期盼着早日成熟;一串串葡萄,瞪着乌黑的双眼,犹如玛瑙般晶莹剔透,散发着诱人的果香,空气里弥漫着沁人心肺的芬芳,令人垂涎三尺。

傍晚,夕阳把蓝天染成了橘红色,整个太行大地被笼罩在这温柔的光芒之中,遥远的山峦,在夕阳的映

照下,轮廓变得更加分明。此时此刻,山坳里,升起袅袅炊烟,山边的晚霞相互依衬,构成一幅宁静而祥和的田园秋景。

夜晚,秋虫在草丛中低声浅唱,为这秋夜增添了别样的情调。月光如银,洒在辽阔的大地上,给世间万物都披上了一层银纱。漫步在月色下,感受着秋夜的清爽,心中的闷热与烦躁也被清馨的月光驱散。

太行之秋,孕育着独特的韵味和魅力,既有大自然赋予的色彩斑斓,又有丰收带来的喜悦与满足;既有清晨的温馨与宁静,又有夜晚的温柔与浪漫。真是一曲太行秋歌,在时光的长河中激情奏响,永远回荡在人们心间,令人陶醉,难以忘怀。

## 走进秋天

牛喜生

在蝉的燥叫声中,从岁月的陌上,秋悄悄来了。秋风送爽,秋雨入梦,秋叶飘诗,秋花浪漫。走进秋天,就走进了诗,走进了画,走进了云淡风轻、静美安怡的世界里。

遍地是诗啊!你看,那蓝天白云下,飘舞的柳丝、喧哗的杨树林、院子里的葡萄架、田野河流、沉甸甸的玉米高粱、随风摇动的稻谷、柏油路上奔忙的车、夕阳下的袅袅炊烟、草丛里虫儿低吟、碧波荡漾的湖面、飘飞的芦花,哪一处不是诗?

到处是画啊!放眼一望,黛色的远山、火红的枫叶、金黄的菊花、静静流淌的绿色小河、鱼翔浅底、水藻的淡香,五彩缤纷,色调淡雅,既没有春的嫩艳,也不具夏的浓烈,而独显秋的成熟柔美,让人久久回味。这任意一瞥,不都是惹眼的最美图画吗?

独立寒秋,伫立于楼台亭阁,或小桥,或原野,或水岸,举目远眺,任思绪飞扬,那是何等惬意!

置身于秋境之中,远离了喧闹,走出人世红尘。回望来时的路,你会更成熟、更清醒、更富有、更理性、更深刻。秋阳明丽,爽风徐拂,你会有一丝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”的淡淡忧伤。你更会有一种从幼稚到成熟,从勤奋到收获的幸福感。秋日静美,洗去昔日的忙碌和烦躁,心灵净化,空灵高远,过滤思绪,你会更多体会到是与非、对与错、真善美与假恶丑及世态炎凉的真实面目。

天高云淡,大雁南飞。秋天是个思念泛滥的季节。你可能想起北方有佳人,也可能想起江南撑着油纸伞的雨巷,还可能想起海上升起的一轮明月。秋天的故事太多太美了!

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走进秋天,就走进了诗,走进了画,走进了一种瑰丽的美。

秋天,秋天!

## 庙会听戏(外一篇)

梁晋丽

奔走,戏里戏外,竟都是一场悲欢离合。

长大后,我对戏曲始终敬而远之,总觉得那是老人家的消遣。偶尔路过戏台,见一群白发翁妪摇头晃脑地跟着哼唱,自己站在旁边反倒像个误入的异类。可今天不知怎的,当熟悉的梆子声响起,薛刚头插雉鸡翎、薛奎抡着大锤登场时,我忽然听出了滋味。那高亢的唱腔里,有金戈铁马的杀伐气,也有市井巷陌的烟火味。鼓点急时如暴雨,慢时似檐角滴落的残雨,一声声敲在心上。

夜渐深,戏演到薛刚带兵攻破长安,台下观众喝彩连连。我侧头一看,丈夫不知何时已歪在椅背上睡着了,嘴角还挂着一丝笑,想必梦里也在听戏。前排的大爷却仍挺直腰板,浑浊的眼睛映着台上的光,亮得惊人。

上党梆子这东西,小时候嫌它吵闹,如今倒听出了乡愁。它像家乡的陈醋,初尝酸涩,回味却绵长。这种“昆梆罗卷黄”杂

## 星与霞

风瞧见了,恶作剧般卷来乌云,顷刻间淹没了星辰,也隐去了霞光。天幕骤然暗沉,星河失色,他们再寻不见彼此。星星在黑暗中发了狂地寻找,霞光则将手臂伸向虚无的夜空,拼命地伸展,再伸展,直到指尖发颤——却始终触不到那颗星。

夜愈发深了,星星终于倦了,黯然转身离去,未曾回头一顾。唯有霞光仍伫立在原地,望着他消失的方向,任泪水在夜色中凝结成霜。

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,而天地间,只剩下一片比墨更浓的黑暗。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冶分会推荐)

责编:徐瑞刚 设计:任宇轩 校对:王笑研 韩剑